

小姑·文旦

金 静

我父亲兄弟姐妹六个，小姑是幺么，三十多年前，她远嫁玉环。这之后，每年九月份，玉环特产——文旦成熟的时候，小姑都会专程给娘家亲人送来。送文旦讲究成双成对，小姑挑家里最大的麻袋装，为了多装几个，袋口用麻线缝合，这样一个大麻袋能装二三十个。尽管如此，小姑在分文旦的时候仍内疚地说，太重啦，路又远，带不过来。

玉环属于台州地区，距宁海约一百八十里，自驾车程两个多小时。但在几十年前，小姑要从她所在的乡村坐车到玉环县城，从玉环转车到临海，临海才有直达宁海的班车，到宁海还要搭乘农用车回村。农用车停在村口，小姑守着这一麻袋文旦坐在大樟树下，托人带了口信进村，她的兄弟——我爸爸或是小叔就骑自行车去接。

从村口到家还有一段上坡路，他们兄妹一个在前头弓着身子把着车头向前推，一个在后头扶着麻袋向前撵。遇着熟人招呼，玉珍回来啦！小姑便停下来笑盈盈地与人寒暄。小姑在上海出生，长到五六岁才回乡。她的口音里还有几分上海音，喊阿哥叫“阿哥”，喊阿叔叫“阿缩”，听着有几分恰到好处的矫情，还有八分甜糯的亲切。

小姑回娘家一趟不易，七八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带着这一个一百多斤的大麻袋回来更难。小姑说，有一次，她早上九点多从玉环出发，因为路上转车不顺利，辗转回娘家已是晚上十二点光景。她抱着同样急坏了的大姑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阿爸姆妈真狠心啊，把我嫁那么远。

我爷爷是临海橡胶厂的工人，按当时政策他退休之后可以有一个孩子顶岗。当时，我的叔伯还有两个姑姑都已经成家，小姑便顶了我爷爷的这份工作。说起来那也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不用风吹雨淋下地干活，不用早出晚归挣工分，但要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小姑心里也有万般无奈惆怅吧。小姑去橡胶厂工作的时候尚待字闺中，后来跟同厂的一个男工谈起了对象，那男工就成了我的小姑父。小姑父家在玉环乡下，家里种有很多文旦树，出产的文旦扁圆形，果皮橙黄发亮，有一股好闻的清香。

每年，母亲都把小姑送的文旦摆在家中显眼的位置，一开始家里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慢慢就闻不着了。可外人来我家都会说，你们屋里文旦喷喷香。我们便夸张地用鼻子往空气里闻，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后来读到“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一句，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文旦那股清香。

我小时候零嘴少，好吃的文旦尤其少见，小姑送的文旦要被母亲藏到岁末，藏到谢年仪式之后的大年三十夜。晚饭后，家里人围着电视机看春晚，我和弟弟围着母亲，看她先用刀削去蒂部，再沿着顶部往下划到底部，把整个文旦皮划出四瓣。刀往下划的时候，要掌握力度，重了会割到果肉，轻了剥起来



百丈瀑泉落

岑其 绘

且蒂部，贴好“囍”字，给人家送去。我们虽心里不悦，却也不敢说什么。所以每次吃到文旦果核的时候，我就把它种在院子文旦树的旁边，期盼着能长出一棵玉环文旦树，结出玉环文旦果，但我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每年等到院子里的文旦黄澄澄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我的远在玉环的小姑要送好吃的文旦来了。

小姑这一送就是三十几年，其间从未间断，有些年是她一个人来，有些年是姑父一起来，后来是一家三口来。随着我们这一辈堂兄弟表姐妹各自长大成家，小姑要送的文旦数量也更多。幸好后来交通便利了，再后来小姑父也买了车，来宁海送文旦就方便多了。小姑父把越野车停在我家门口，打开后备箱，后备箱大大的，里面塞满了纸箱，每个纸箱里装满文旦。小姑取出一对交给我妈，这是阿嫂的；再取出一对交给我妈，这是静的；又取出一对交给我妈，这个是给静辉的……

我们体恤小姑和小姑父年纪渐长，不忍心他们再这么操劳，曾打趣说，小姑啊，现在什么都能买到，不用再每年送啦！小姑先是沉默，而后抿嘴一笑，说，我不是送文旦，我是回家。

四明湖畔白鹭飞

颜文祥

在狮子山的边上，在玉兔鸟的四周，在红杉林的上空，在四明湖的波光里，我看见一群又一群的白鹭，自由自在地舒展翅膀和心情，与风儿一起快乐。

此刻，银杏正黄，红枫似火，正是深秋阳光最透明的时节，我来到余姚梁弄镇的四明湖畔，静立在一棵高大挺拔的池杉树下。在我的视线中，除了秀丽的湖光山色，就是白鹭在飞，这些飞舞的精灵，欢鸣着在空中划出一条条洁白的弧线，仿佛在编织蓝天下最亮丽的诗行。

这是一幅让人心醉的水墨画啊：碧空蔚蓝，远山起伏，苍翠如黛，近处湖面如镜，映衬着一排排池杉树，随着阳光的抚摸，闪耀着绿宝石般的清幽之光。而让我眼睛闪亮的无疑是那些白鹭，有的静静地停憩在山脚边的树上，就像树梢上盛开的朵朵白花，在风中摇曳；有的成群结队在湖面上盘旋，就像一条银色的飘带在空中飞舞；有的在湖边湿地公园里嬉闹，像天真无

邪的孩子在互相追逐。最有趣的，就是在池杉树下，几只水牛悠闲地泊在绿草之上，三三两两的白鹭，徘徊其间，一只胆大的还落到牛背上，张开翅膀翘首顾盼，斑驳的阳光洒在洁白的羽毛上，分外动人。

“在翅膀消失的天空里/霞光如期抵达/点亮从未有过的归途/白鹭，空中的花朵/在明媚中靠近青山/青山拒绝枯黄/一点点淹没记忆的辽远/那轮红日是你的远方吗/眼前是多么的诗情画意/就像你梦中的家园……”

看着白鹭远远地向我飞来，油然想起了这首小诗。惊喜之余，也点亮了我的一份记忆。

在我的心目中，白鹭永远是圣洁的天使，是美的精灵，不论是杜甫笔下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是张志和吟唱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都让我对白鹭心生爱意和美好遐想。我的童年，在四明山麓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度过，鸟儿在我们的世界中，司空见惯。白鹭

天生丽质，尤其它那飞起来纤细轻盈的姿态，一直是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三十多年后，当我离开家乡居住在拥挤的城市楼群中，只要一闭上眼睛，白鹭翔集的画面仍会完美无缺地浮现于脑海。

今天，在四明湖畔，再次遇到白鹭，我心中的惊喜无以言表。在青山绿水的背景上，在宁静如镜的湖面上，那白鹭画出的条条弧线，把这一方净土点缀成了一片澄澈的美景，如梦如幻。

我知道，白鹭是一种高贵而孤傲的鸟儿，喜欢水田及湿地，对生态环境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可以说，白鹭向往的家园是超越尘世的。今天，白鹭选择在四明湖畔安家，这是四明湖的骄傲，也是对梁弄镇近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所取得成效的最好奖励。一树一树的葱茏，在梁弄山水间日益秀挺；一卷一卷的丰盈，在梁弄天地间徐徐展开；在葱茏与丰盈之间，那一湖碧水上，最耀眼的就是高高飞翔的白鹭，它们从遥远的地方飞来，在这里筑巢、觅食、嬉戏，怡然自得，把自己当作了四明湖的一份子。

今天，我在四明湖畔看白鹭高飞，听白鹭欢叫，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我们的生活里随时能看到绿水青山，百鸟在飞翔，白鹭在欢鸣！

十二月

(外一首)

关 岛

中年贴

日子开始倾斜。些许的白发让我知道
我已接近时光的黄昏。随波是我该做的事
岁月里的一叶小舟，船桨也顺理成章
我感谢昭示我的爱恋与疼痛

风物，书策，暗礁，前行冲刷
翻动，撞击，时光负责给我原动力
水域渐宽，视野寥廓
看得见的是空旷，看不见的是深邃

寒露霜降

(外一首)

原 杰

驻足田埂 原凉露水打湿童年裤腿
它没有再次干燥的机会
斜依翠竹 等待冰霜开心作雏鸟状
它无法再返回昨日的天堂

家乡的稻们开始说话……

秋天某一个下午

舞台没有魔术师。生活中的些许繁事
我在轻轻摇晃，后续的潮水继续生成
冲我上滩。阳光把我辐射成另一种事物成熟
一粒石子轻易击中我，收下一场霁变

接近我，我迎上。我被铺展成凝重的中年
搁浅不等于上岸。不惑的浩荡
适于披星戴月的捕捞，奔波汇成繁华
继续等待下一场的随波逐流

流水依然冲刷或者浸润我，唯有充分利用自己
散带自珍。左边是工作，右边是生活
阳光的正面回到背面，潮流汹涌与否
都是我清澈如镜的背景

家乡的稻们齐刷刷站成一队
开始说话

与清风阳光说话与鸟雀说话
越说越多
好像还急着与我搭话

似懂非懂却让人惊喜
清爽不带杂质直白剔除虚伪
句句都是久违的大实话

傍晚时会说什么话
跟黑夜会说什么话
跟月亮星星会说什么话

越想越好奇
一不小心
忘了刚才稻们说过的话

光阴渐渐变短。像一个男人突然老去
慢慢弓起了曾经挺拔的脊背

一日的余光，全部聚集在那朵晚霞
只有平缓的河流，是它唯一知音

一直在拼命努力，希望这样的黄昏
慢慢老去。须发皆白，牙齿坚固

看河山的目光，充满平静的抚慰
曾经的剑拔弩张，把多少人愤怒

十二月的尽头是光阴，缓缓流淌
意气风发的少年，从远方归来

犹如乡下这栋祖传老屋
在暮色四合里，散发温暖的淡光

不仅仅那轮高悬明月，是崭新的
星空中还簇拥着成堆星星

露一寒便伤人心
它还没有与鲜花平静分手

在一阵急一阵骤鸣之后
忽然想到用黛玉的桃花泪调和
可是小姑娘多愁善感
从春哭到秋 热泪早已变凉

霜马上要降到头上
匆忙与月光达成的谅解总是不爽

高挂的枫叶已憋得满脸通红
只有找来当年李白的白玉杯
才能做东作最后一次协商
可李白醉酒 月亮早已返回天上

枯叶成蝶让人怦然心动
沧桑总是先于脚步返回故乡

黄舒骏写过一首《改变1995》，歌中唱道：“你走了之后没几天，邓丽君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黛安娜王妃……”这是黄舒骏难忘的1995年，也让人回想起那充满逝去的1995年。同样，我身边诸多流逝的风景中，还有一条城隍庙国泰街。

久居海曙，如同熟悉自己的掌纹，熟稔周遭大街小巷。古色古香城隍庙国泰街建于1995年，在上世纪末的宁波出尽风头。这条小小的商业街处于1994年建成的城隍庙商城夹缝之间，长不过1公里，宽不过50米，店铺林立，商贩云集，每逢节假日，熙熙攘攘，成为甬城小商品销售旺地。

上世纪末的宁波，想淘一些时尚别致的小玩意儿，譬如耳机、马克杯、小饰品和挂件，来国泰街，总能遇到惊喜；想买求大牌、高品质的货色，那么你就走错了地方，应该去东门口的“华联”烧钱。夜幕降临，时常有年轻人流连于此，夜市一圈逛下来，便可嗅到年轻人的时尚追求。逢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国泰街上挂满一串串大红灯笼，散发浓浓的市井烟火味儿。

1994年底，作为宁波市政府八件实事之一的城隍庙新商城开业，鸣响了宁波城隍庙商圈建设的第一炮。彼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介于老庙和新商城之间的一条小街，频频翻出新动作、新花头。路面重新整修不说，还统一用青石板铺设，细心的市民发现，在这些石板中镶嵌着12块生肖浮雕，做工栩栩如生。不出所料，1995年

初，修葺一新的“国泰街”，呈现在甬城百姓面前。

踏进1995年的国泰街，上了年纪的老宁波人，见眼前这番光景，仿佛时光流转，昔日繁华重现。北伐成功后，1928年冬，打击民间多神信仰的风潮波及宁波，故有了罗惠侨先生的《打城隍》一文，延续几个世纪的城隍公祭自此废止，城隍老爷纪信连同城隍娘娘、瘟神、痘神、二十四司及其他鬼神像一并化尘。城隍庙及周边渐变为百姓娱乐之地，商贩辐辏，百戏杂耍，测字看相、变戏法的扎堆，乞丐也来凑热闹，可谓“行人如流水，繁华何处有”。

国泰街的建筑风格秉承明清浙东传统，雕栏飞檐，粉墙黛瓦，与老庙浑然一体，两旁皆是复古商铺，小青瓦双坡屋面，风火马头墙耸立，配以外墙木装饰，呈现强烈的历史文化质感。匠心独具的青石板凸显甬城特色，12块生肖浮雕，让人倍感亲切。

靠郡庙的商铺，多兜售古玩字画，文商相映，体现甬城一脉书香

风雅。两旁店铺的28块店名和招牌，皆出自甬上书法名家之手，毛翼虎、叶元章、郑玉浦、桑文磁、曹厚德、张星亮等名家写下的匾额和对联，与店铺相映成趣。

靠商城的商铺，以兜售家居生活用品居多，“张小泉”的剪刀菜刀、宜兴紫砂陶壶、福建莆田香烛、音像磁带……新人结婚熏香的火烛，皆能在此淘宝，小商品几乎囊括生活所需。用当今时尚之语形容，国泰街就是妥妥的“接地气”。这样一条仿古商业街，当年在浙江省内独一无二，全国少有，当时杭州“河坊街”还住满居民，几年后动工改造。

之后，城隍庙西面店铺重新整合，开发建设“庙西自立市场”，专门为宁波市区的一批下岗人员开设，解决了部分失业人员的生活难题，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组建的“庙西自立商场”，大多是鳞次栉比卖服装、手机的小店，服装、鞋子、工艺品琳琅满目，凡来宁波的中外游客，尝过城隍庙的小吃后，也会到“庙西自立市场”领略市面。

彼时，宁波有线电视台播着正火的《倚天屠龙记》，国泰街音像店飘出的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歌声每每令我驻足。捧一杯芹菜菜的唯新贡丸，道不尽的Q弹爽脆，一路上与混得脸熟的店主打个招呼，每次踏进国泰街，就能体会平凡踏实之幸福感，如同池莉笔下的“汉正街”。今天，随着城隍庙修复与地铁开通，国泰街与“庙西自立市场”去了爪哇国。一个人与他人的相处，需要机缘，遇到“风头出尽”的国泰街风景，又何尝不是。

我的麻花辫，母亲的手

初 颜

一根麻花辫，静静地垂在我的背脊。从开始的松散、弯曲，到笔直而紧实，母亲用了大概十天的时间。

记忆里，母亲很少为我梳过头发。即便是儿时，她也因农活繁忙，极少顾及我们姐妹。记得小时候，我头上歪歪斜斜的羊角辫，都是奶奶和大姐帮我扎的。多数时候，母亲都让我们留着齐耳的短发。而那清一色的齐耳发，仿佛也是那个年代的标志。物资匮乏的岁月，美是奢侈的，温饱才是要务。

母亲为我编麻花辫的那一天，正逢我心情最糟的一段日子。由于手臂疼痛，我不得不停止了右手的一切活动。当我的手臂被医生用绷带固定之后，生活逼迫我成了左撇子，而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我的左手根本没有能力去打理头发。

母亲开始每天清晨为我梳理长发，她一下一下，仔细而缓慢，带着微微的笨拙感。当她的手在我头上移动时，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在我体内渐渐滋生，并随着母亲身上的气味，慢慢渗入思绪里。

我的眼前出现了儿时，在我生病的时候，依偎在母亲身边的一幕。她身上的味道，她柔软而白皙的手，还有她温柔的声音，仿佛是根植在灵魂深处的依恋。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再一次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候，那些遥远而又熟悉的记忆，带着岁月的厚重感，突然被激活，苏醒了过来。

我记得儿时特别喜欢黏着母亲，喜欢摸着她的脸睡觉。那戒不了的癖好曾让我伴着母亲，一直到我读小学后，才被勉强强一个人睡觉。小时候只要我一生病，母亲便会用她柔软的手抚摸我的脸颊，并会陪伴我。那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能生病，那样母亲便会一直在我身边。而母亲每每不在家的日子里，我总会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面朝那条小路，期待着母亲早点回家。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依恋早已转换成了责任。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几年里，我已经习惯了去适应母亲的种种变化。她的执拗，她的独绝，在她吃的一些常规药，还有她的定期健康检查等等。一直以来，

我几乎只关注母亲的脸色，并从她的脸色去判断她身体的变化。或者留意她的声音，去揣摩她心情的喜悦。也许她的身边只有我一个人，每当她生病，或不开心，或发脾气，我总是分外紧张，甚至感到心酸。而那一刻我又会想起父亲，想起远方的姐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那晚之后，我将手机调成响亮模式》。我害怕独居的母亲半夜万有一有事，万一打我电话，我始终在夜晚将手机调成有声，而我总是一再遗憾母亲不愿和我们住在一起，尽管母亲独居的老宅，距离我家也就短短二十分钟的车程。

母亲的手轻轻摩挲在我耳际，她的动作轻柔，缓慢。和小时候一样，生怕弄疼我。我似乎从未留意过母亲的手，她的手已变得苍老而僵硬，手背上青筋凸起，皱纹纵横，就像冬天里的黄瓜一样粗糙、干涩。她双手的轮廓并不大，依稀可以看出曾经的灵巧模样。我紧紧依偎着母亲，忍不住握住她僵硬的双手，试图将我手心的温暖传递给她，试图让她的手，在我手心再一次柔软。